

寻访东下冯

■薛会兵

我是初冬时节来到夏县东下冯的。为了寻找先祖的踪迹,为了激活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为了回眸原始自然的本真,我在十月敲开这方遗址的门扉。尽管初冬的阳光依然有些暖洋洋的,但冬天的原野还是被简化了。绿肥红瘦,山花烂漫,统统被寒风涂抹成了冷色调。

站在东下冯土地上,起伏的丘陵如起伏的风,呼啸着前赴后继地漫过,荡漾而起的心潮,久久无法平静。这片曾经沸腾的土地,在寒风到来的前夕,完全沉寂下来,像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无言了。恰如余秋雨先生所言:“废墟是一个磁场,一般古代,一般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

这绵柔的黄土,承载着太多太多的记忆和情愫,引领我潜入历史的青龙河,展开一段回归或追忆的旅程,来抚慰曾经的沧桑?那方“东下冯遗址”标志碑,静静地伫立在苍茫的原野中,布满尘埃。这又让我记起在来时的路上,一个同行者给我说的一句话:其实,没啥看头。

这片土地诞生的文明而自豪。在人类执着前行的风雨路上,这片土地没有出现空白。

对于东下冯,我不止一次在历史书中相遇,响亮的名字,曾照亮了这方土地的少年时光。随着时光的流转,岁月的更替,东下冯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已化作丝丝缕缕的文化气息,穿透了我的思绪和灵魂,它不是一个个古朴凝重的陶器,而是先祖们追求文明的心路历程,把漫长幽深的华夏历史辉煌。

东下冯的起源,被当今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定在夏末商初。岁月如梭,离歌漫漫,在云水蔚蓝、天地混沌中,接触了尧舜让位、夏商更迭,但是我今天更加大胆地假设,她可能出现在更早的年代,只是由于大自然的变迁,而无法保存,还有无知的我们至今还没发觉,无从考证而已。思绪,有时候就似断了线的风筝,闭上眼睛,有些镜头便会瞬间闪进脑海里……

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十个年头,在洛阳铲未触动这片土地之前,世世代代在这里耕田的人压根没有想到,数千年前先祖们就在这儿生活。经过无数个晨曦与夕阳,东下冯遗址依然沉睡不醒,人世间的纷纷扰扰,丝毫不曾惊动她的酣睡。直到有一天,麦苗惊散,新泥翻浪,青龙河畔云破天开,夏末商初的文明,就与我们撞个满怀,呈现出令世人炫目的惊叹。

文明总是依水而生,历史总是依石而生。远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择河而居成为人们求生的唯一选择。一条碧绿蜿蜒的青龙河,带着中条喷涌的乳汁,律动着历史的音符,以东北向西南方向穿过遗址,流过新旧石器时代,流过青铜器时代,分娩了一座茂盛的部落群落。尽管如今的青龙河已经干涸,但那时的青龙河必定是水洵四方,沃野平畴,林木繁茂,自然就成了人们的首选。

东下冯,一座积淀文明的丰碑。恍惚间,我看见,古老葱茏的大地,先人祖辈们在平展开阔的沃土上,制陶,烧窑,悠然如舞蹈,一团团泥巴被舞弄得出神入化,最终成为一件件色彩明快、简洁纯朴,却又形态迥异、最合乎人性的陶器,诸如褐陶、灰陶、黑陶等,以及一件件我甚至从未见过叫不上名字的用器……

当东下冯人发现陶器不仅仅是使用的器皿时,便极尽能事描绘地,甚至在一片薄如卵壳的胎体上操刀游刃,绳纹、篮纹、弦纹、堆纹和方格纹,蛋形三足瓮、单耳罐、盆形鼎、大口尊、深腹罐……

一缕缕简洁沉静的纹饰和图形,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蕴涵着最原始朴素的灵气,含蓄地表达着文化的意图,散发着智慧神秘的艺术魅力,彰显着东下冯人深沉而不事张扬的性格,艰苦的生活也因之而充满泥土、阳光、诗意的味道。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在243万年前,距此不远的西侯度人,点燃了人类第一把文明圣火。当先祖们开始用火的时候,被焙烧的土地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

捧起一把泥土,闻着温馨清香的黏土味道,滚烫流动的血液,透过手掌的肌肤,温热烘干着泥土。源于泥土的陶器,是东下冯最古老的、最纯朴的器物,和人

一样,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不惧水,还吸水,泥土一样的表层,即便上了粗釉,釉下的毛孔眼也吸收着水分、光热,以及人的灵气,久而久之,和人体一样,有了生命力。

人类从泥土中走出来。陶器的历史是一部关于泥土涅槃的历史。我从陶器斑驳陆离的光芒中,嗅到了它们至性倾情的叙述,那是先人的血脉在流淌,那是土地的力量在蠕动,那是文明的声息在回荡……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历史,与祖先的背影交谈。遥想当年,或许是因为东下冯人无力抗击猛兽的侵袭,而本能地结合起来,形成联盟或部落,在25万平方米土地上,留下灰坑、窑洞、房屋、墓葬、水井、沟槽、陶窑、城墙等,留下石、骨、铜、陶、蚌等不同质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东下冯人手执这些器具,上山打猎、采集野果,耕耘原野、建造家园……

曾经的东下冯,是热闹的,既有制作石质工具的采石声,又有大火烧制陶器的噼里啪啦声,还有人们敲击石磬哼唱小曲,在坛坛罐罐的碰撞中,迎着旭日日落。尽管这些声音都很粗犷也很原始,但它穿越了千年的时空传来,迸发出创造者的才智,激发起开拓者的聪慧。那声响震动山野,也震醒了凝固的时间……

部落、村庄、城郭,文明在一步步演绎着,历史在大踏步前进。繁荣过后尽萧条。东下冯陨落了,深埋在黄土层之下。原因何在,没有考证,不敢妄言。或许是君王纷争,或许是自然灾害,也或许……终究是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只要遗址在,文明就不会萎缩。人类对自己的过去,有着天生的好奇心。千百年来,“我从哪里来”困扰着每一个人。追寻世间的万物“本原”,该是我们的求索和担当了。

遗址并非全是挽歌,有时亦是文明的颂歌了。我知道,辉煌与光荣,属于东下冯这方文明的厚土了。

凡人情思

悠悠枣花情

■王亮

时光进入“秀女下床”的麦黄季节,枣花就开了。

这时,干枯了一冬的枣树已抽出了长长的叶梗,片片绿得碧翠又明媚的叶子仿佛出征的将士,已一队一队地有序排列在了叶梗的两侧,而鹅黄色的枣花儿就在这些绿叶与梗的腋窝间,密密茂茂、簇簇拥拥地盛开着。那细碎的花蕊,宛如粒粒小小的水晶,娇柔地点缀与包围着花心。

我一直觉得,枣花是朴质的、含蓄的、内敛的。在姹紫嫣红、百花斗妍的时候,无意争春的她们,犹如十九世纪乡间的少女,颌首、低眉,娇羞地躲在季节的身后。待到初夏来临了,才悄悄地探出头来,静静地,不作任何渲染地在枝叶间开成一种繁盛。就连那花香,也如若怕受到外界干扰一般,清淡得若有若无,似乎只有深深地屏住呼吸,才可以隐约嗅到。

而女儿却说:这点点缀开的小小枣花,像极了夜空里的小星星。这些顽皮的熊孩子定是厌倦了浩浩长空的寂寥黯淡,才趁着大人们的一时疏忽,结伴偷偷溜到了人间疯玩。后来实在是玩得太累了,就干脆一个个挤眉弄眼,你拥我挤地嬉闹着栖息在了枣树的枝头。而那些似开未开的枣花骨朵应该就是那些玩着就睡着了的孩子,他们睡梦里也在开心地笑着。笑着笑着就开花了,笑着笑着就结果了,笑着笑着就长大了,笑着笑着就成熟了。

听小女一番童稚的奇言妙语,再细细观察枣花儿五角样的星状,觉出小女所云还真有些道理。于是,也让我越发喜欢上这些如小米粒一样朴素的枣花儿。

其实,我对枣花的格外垂爱,很大程度上还源于对一份报纸的一个栏目及栏目编辑的感念与深情。

时间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在那时的中国文学艺术百废方兴。在生我养我的偏僻小村,精神生活的贫瘠与荒芜是今天的孩子们任凭怎样也无法想象的。喜欢看闲书的我常常为了一本刚借到的或有头无尾、或无头无尾的“课外书”,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彻夜不眠。而作为党报的《运城报》,则是我所在环境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报刊中比较容易看到的一种报纸。之所以爱上这份报纸不仅因为我家旁边的大队部里常年订阅着一份这样的报纸,更因为该报有个名为“枣花”的文艺副刊,我深深痴迷于其中刊登的一篇篇豆腐块文字和“一袋烟小说”。有时候,一篇文章反反复复看过去看过去地还不过瘾,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剪下来,工工整整地贴在用过了的塑料皮的笔记本里收藏,以备之后再阅读。

真正与“枣花”结下深厚情缘是在1984年冬,那年我15岁,在一所刚刚成立的职业中学的写作班就读。说是一所职业中学,其实就是一个废弃了的镇办农场。在把一间破败的办公室的隔墙拆除打通之后,我们有了几间大的教室和两间小点儿的宿舍。我和我的来自全地区二十来个酷爱文学的同学,就在这里开始了学习写作的生活。

当时的职业教育也才刚刚起步,一切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创办这个写作班几个月了,我们甚至还没有自己专门的教材。除去偶尔邀请县里的知名作家为我们讲讲课、打打气、加加油之外,大多时间我们仅是在一种执着的热爱支配下,自己阅读与练习写作,前途显得迷惘又空茫。

也是在这个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开始尝试将自己鼓捣出的一篇拙劣的小小说《晶莹的露珠》投向了“枣花”。而意想不到的,不到一个礼拜时间,习作竟在“枣花”版变为铅字刊登了出来。更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的一个暖晚的中午,“枣花”版的编辑杨星让老师和吴芳林老师竟乘坐小船一样颠簸的长途汽车,历时4个多小时,几经辗转倒车,从几十公里以外的运城来学校看望我们!

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同学们一人端一碗白菜萝卜清水炖,围蹲在一起准备吃午饭。因为提前没有得到任何报社记者要来的消息,学校没有一点接待准备。在那个年月,就算作准备了也多是添两个凉拌的素菜罢了。就在这水平,远离村庄的我们学校短时间内都难以做到。仓促间,我们的校长邓英奎老师与班主任范志和老师显得手忙脚乱。而杨星让老师和吴芳林老师则毫不见外地笑着说:“那么麻烦干嘛?大清早起来,一路马不停蹄地折腾到这

儿,肚子早已经在咕咕叫了,就遇啥吃啥吧!”两人说完分别就势接一碗白菜萝卜清水炖,加入到我们的圈子,与同学们一起蹲在地上吃起来,一点不嫌我们学校简陋条件次,一点没怨我们招待不周饭菜差。吃完饭,两位老师又与我们共同围坐在教室里,谈文学、谈写作、谈理想、谈前途,谈得最多的是每个同学的学习。这次,两位老师与我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共同生活学习了三天时间,走的时候带走了同学们几十篇习作。回到报社后,杨老师即写了一篇有关我们学校的报道——《希望,从这里升起》,发表在《运城报》,并连续在“枣花”版为我们学校写作班的学生刊发了两个习作专版,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永济职业中学写作班由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杨星让和吴芳林两位老师的个头都不是很高,看上去有173厘米左右的样子。杨星让老师当时三十出头,戴一副金丝细边的眼镜,青春、清瘦、儒雅又朗俊;吴芳林老师年龄似乎稍大些,脖子上总挂着一台带牛皮盒子的照相机,模样敦厚、朴实又干练。见他们第一眼的时候,我与同学都觉得他们这些来自大地方的编辑、记者应该是很高深莫测、难以接近。可几个小时毫无架子的促膝交流过后,两位老师迅速地走下了神坛,变成了贴近我们生活的可亲、可爱又可敬的邻家大哥。

他们就像亮在沉沉暗夜里的灯火,让迷失在茫茫瀚海的我与同学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给了我们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与信心。如果,你不是从那种闭塞又落后的时代走过来的,再如果,你从没有过那种踮着脚尖也看不到未来的绝望经历,你都是怎样也不能够理解两位老师对于我与我的同学们乃至我的老师们是一种怎样的鼓舞和鞭策。

在两位老师的指导和激励下,我与我的同学的习作开始陆续在《运城报》“枣花”版及全国各地各种报刊上发表。1985年6月,16岁的我在《运城报》同题小说《村前的路》征文比赛中获得二等奖,我的同学王杰同时获得三等奖。此次竞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1986年6月,我的儿童小说《“背带裤”带来的麻烦》在《小学生》杂志全国征文赛中获得特等奖,杂志社为获特等奖的5名作者组织了为期10天的免费旅游。同时期,我的同学杨杏的习作也在《少年文史报》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应编辑部之邀在甘肃的丝绸之路旅游。一时间,写作班里捷报频传。仅一年多的时间,我的同学们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500余篇。1988年,我的两位同学王杰与安武林同时被山东大学中文系免试录取。

其间,杨星让老师又多次带其他报刊记者来我们学校调研采访,为我们这些农村娃宣传呼吁,以改善我们恶劣的学习环境,争得全社会对我们努力的认可。他还与同学们建立了长期的书信联系,指导同学们们的生活学习。同学们都把他当作值得信赖的老师与兄长,喜欢与他交流和沟通。就是我个人,每去运城,哪怕是绕道,也必去报社看看他才算安心。

即便是时间过去了好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写作班的学生,有成为人民日报社记者的,读了文学博士的,做了中文教授的,成就为中国儿童文学大咖的;当然,也不乏像我一样虽没在文学的路上走多远,却一生因不弃对文学的热爱而内心相对丰厚、生活相对充实的平凡人。每每我们在一起相聚,忆起当年校园生活,还是难免会谈到杨星让老师,谈到杨老师对我们的这些当时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的少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位现在已经在北师大做客座教授的同学说得极好:“其实,好好想想,那时候我们这些写作班的学生就像一株株春天的枣树,凭借着一腔对文学的热爱,虽迟迟才爆发出嫩嫩的幼芽,却因为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杨老师这样的好园丁的火热关爱和精心呵护,才有了我们小小的枣花黄,才有了我们累累的果儿香。”

如今,又是一年枣花盛开,依然清瘦、儒雅的杨星让老师却已是满头华发。

而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如杨星让老师一样甘为护花绿叶的仁士与恩师,才有了所有小小枣花儿的绽放与秋的美好。

你在哪里

■张挺杰

风 依旧吹拂我的耳边
雨 依旧落在我的身旁
可余下 只留下孤独的我
不知你 在哪里
你在风里吗?
是否让我感知你温柔的密语
你在雨里吗?
是否让我品尝你伤心的泪水
你在风里
我们曾经耳边呢喃
在雨里
我们曾经相拥而泣
风在这里
我在这里
雨在这里
而你在哪里
曾经 单纯的你在哪里!



鹤雀楼
悠然松风(国画)
杨光汉作

一束慈善之光

■王友明

盛夏一日,我走进位于万荣县阎景村的李家大院。湛蓝的天空上,几丝白云悠悠地飘动,随着微风,一股浓郁的麦香扑鼻而来。远远望去,坐落在沃土田野的李家大院,门楼高高挺立,彰显着独有的风韵。

立于雄伟的“广善门”下,我凝神思索,遥想李家当年恢宏的历史场景、丰富的文化底蕴、雄厚的经济实力。我真切地看到,撷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百年晋商文化鸿篇巨制的李家大院,被沧桑岁月厚重成一处佳景胜迹,以一种宠辱不惊、阅尽沧桑的气度,接纳着纷至沓来的四方游客。

据了解,李家大院占地面积近1000亩,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是晋南富商李季用的私人宅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有200年的历史,原有院落20组,现存院落11组,另有祠堂、花园等,西临209国道、东靠桃花谷,北依奇峰突兀的孤峰山、南眺百里盐湖,自成一派,别有洞天。

走进大院,我即刻被一部丰富多彩的晋商文化发展史所陶醉。要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慈善文化,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慈善,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文明。因而,我要说,李家大院对弘扬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发展慈善事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李家在当地多行善举,世代富而不骄、富而不奢、富而行仁,其善行善举,使顽贪之人思廉、懦弱之人思立、困顿之人思变、乖戾之人思善,素有“晋商慈善家”的美誉。李家以爱之名,点亮了慈善之光。其善行以“信、义、恭、恭、谦、和”为信条,经商数十代不断,诚为慈善,声名远扬。当时,从陕甘宁到内蒙古,再到新疆,对晋商的“李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李家大院,“善”字随处可见。大门名为“广善门”,门楼上的牌匾题写着“修德为善”;别具风格的廊子内,悬挂

着“论善名言”;高大的照壁上,镶嵌有365个字体各异的“善”字。李家历代乐善好施的义举,让我肃然起敬!

久久驻足于“善”字照壁前,我悟出了其中道理:李家这是在教化后代,一年365天,要日日行善,时时行善,处处行善。这是一束慈善之光,汇聚着一股爱的暖流。有人说:“滚滚红尘,谁能免俗?缘来天注定,缘去人自夺,种如是因,收如是果,一切唯心造。”我以为,慈善之心,缘于人世间的爱。从爱的角度来说,慈善其实就是传递爱的一种方式。而对于慈善来说,爱必然是其出发点 and 落脚点。我们中国历来是仁爱之邦,儒家认为,“爱由亲始”,爱人,先从父母妻儿爱起;但又不止于爱自己之亲人,而是“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直至“四海之内皆兄弟”,最终达到“世界大同”。此可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试想,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爱人之心,慈善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故此,我更要说,慈善源于推己及人的同理心,源于仁者爱人的仁爱之心!

在一座殿堂内的明显处,我发现书写着这样几行白色大字:“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无止境、善不等待、善不图报。”我不禁由衷称赞:“哦,原来这就是李家慈善文化的魂之所在!”李家将慈善精神,作为一种荣耀,作为传家之宝,着实令人崇敬!这一束慈善之光,只有在不断传递中才能持久闪耀;这一束慈善之光,只有在递进继承中才能形骸有尽,而灵魂不灭!

李家大院,是一座反映晋南民居风格建筑的典型代表,和晋中其他晋商大院相比,这里的整个建筑,为井式聚财型四合院,同时又带有徽式建筑风格,融合砖房、北房、腰厅及东西房山墙,都是用琉璃筑的额头墙。高出屋面的马头墙,是借鉴徽式建筑风格而筑,不仅能防火,

而且还能起到防盗的作用。这种高大封闭的马头墙,错落有致,高低起伏,使静止呆板的墙体,显现出一种动态的美感,从视觉上给人一种“万马奔腾”的感觉,也隐喻着整个家族生机勃勃、兴旺发达。因为李家代表人物之一李季用曾留学英国,娶英国女子李氏为妻,故建筑又有明显的西洋风格。藏书楼,是典型的欧洲哥特式建筑,形成了中西合璧的艺术风貌,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研究价值。由此,李家大院弥补了晋商大院文化在晋南一带的空白,对弘扬晋商精神、展示慈善文化和中西融合的特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这种以慈善文化为主景,以晋商精神为依托,以西欧风格为点缀的豪华宅院,在灵山秀水、白云微风的交互动下,孕育出风情别致的大院文化特色。

沿着洁净的院中小道,我缓缓移步,细细品赏着大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导游说,传统的四合院藏风聚气,精致的大宅门接地通天。此言真的不虚!吸引我的不单单是它古朴典雅的风格,不单单是它的历史沧桑感,最重要的是,使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感受到了古韵的鲜活、感受到了其独特的观赏性和研究价值。我深知,正是这独有的文化底蕴,才赋予李家大院以鲜活的生命!

除此之外,令人称绝的,还有李家大院内精美绝伦的砖雕、木雕、石雕艺术,这些饰品,古朴而不失华美,结构、功能、风格凝重,而不失灵巧,处处显示着晋南民间“三星高照”“五福临门”“鹤龄延年”“耕读传家”“富贵平安”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内涵,以及道家、儒家的精神风貌,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晋南的民俗、民风和文化特点,也典型地表现了农耕经济的传统信仰与审美理念。

走进李家大院,不管是古香古色的传统民居,还是井式聚财型四合院,不管是徽式建筑风格,还是西欧建筑风格,不

管是精美绝伦的砖、木、石雕,还是丰富精美的字画、碑帖,都以独出心裁的布局、奇异无比的风格、令人惊奇的功能,赢得游人的广泛赞誉。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慈善文化的价值观念、能工巧匠的建筑技巧、古人高雅的审美情趣、西方文明的先进理念,在李家大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李家是经商世家,在清代以贩布为主业,足迹遍布晋陕甘豫与京津等地,光绪初年,商业发展至鼎盛。其间,有过衰败,也有过衰败,但“诚信为商、以仁制利、慈善为怀”的德行,至今仍然是新晋商学习的榜样。大院中设有许多展厅,详细记载着李氏当年“创业、经商、善举”的印痕,显现着昔日商业发展的鼎盛岁月,展示着“善行义举”等慈善文化的独特色彩。

感悟李家大院慈善文化的魅力,梳理华夏文明的秉承相传,我不由得从内心深处滋生出许多感慨:历史之手,抒写了一部晋商精神的史诗;岁月之河,涌现出一波慈善文化的缤纷;山川之野,矗立起一道华夏文明的图腾!当今社会,更应当用慈善之光,照亮温暖众生。一份慈善的坚守,只为把温暖洒满人间;一份慈善的传递,只为让星火成燎原之势;一份慈善的感动,只为使点滴汇聚成磅礴的力量!

依我看,李家大院的价值,就在于它所包含的晋商精神、慈善事业的文化底蕴,能够代代传承,已融入华夏文明的史册,更加根深蒂固在近200年的晋商文化里。那丰富多彩的大院文化,是承载着华夏文明的一脉相承,是曾经的生活与文化碰撞交流的功不可没,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发展图腾,是演绎着历史岁月永恒前进的经典,是中国众多富有地方特色民居中的一朵奇葩!

是啊,大院文化让我既可以感受到,也可以触摸到。置身其中,那种穿透时空的力量和亲和力,给我的体会是真实的、深刻的。

虽然,人事代谢的更替,在岁月的风尘中早已经历,李家大院曾经的繁荣兴盛,也反已被历史的苍茫湮没,可那“励精图治、善行义举”的文化灵光,却不会弥散,并将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走向永远的神圣!

我渴望,这一束慈善之光,能够照亮未来的路!

管是精美绝伦的砖、木、石雕,还是丰富精美的字画、碑帖,都以独出心裁的布局、奇异无比的风格、令人惊奇的功能,赢得游人的广泛赞誉。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慈善文化的价值观念、能工巧匠的建筑技巧、古人高雅的审美情趣、西方文明的先进理念,在李家大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李家是经商世家,在清代以贩布为主业,足迹遍布晋陕甘豫与京津等地,光绪初年,商业发展至鼎盛。其间,有过衰败,也有过衰败,但“诚信为商、以仁制利、慈善为怀”的德行,至今仍然是新晋商学习的榜样。大院中设有许多展厅,详细记载着李氏当年“创业、经商、善举”的印痕,显现着昔日商业发展的鼎盛岁月,展示着“善行义举”等慈善文化的独特色彩。

感悟李家大院慈善文化的魅力,梳理华夏文明的秉承相传,我不由得从内心深处滋生出许多感慨:历史之手,抒写了一部晋商精神的史诗;岁月之河,涌现出一波慈善文化的缤纷;山川之野,矗立起一道华夏文明的图腾!当今社会,更应当用慈善之光,照亮温暖众生。一份慈善的坚守,只为把温暖洒满人间;一份慈善的传递,只为让星火成燎原之势;一份慈善的感动,只为使点滴汇聚成磅礴的力量!

依我看,李家大院的价值,就在于它所包含的晋商精神、慈善事业的文化底蕴,能够代代传承,已融入华夏文明的史册,更加根深蒂固在近200年的晋商文化里。那丰富多彩的大院文化,是承载着华夏文明的一脉相承,是曾经的生活与文化碰撞交流的功不可没,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发展图腾,是演绎着历史岁月永恒前进的经典,是中国众多富有地方特色民居中的一朵奇葩!

是啊,大院文化让我既可以感受到,也可以触摸到。置身其中,那种穿透时空的力量和亲和力,给我的体会是真实的、深刻的。

虽然,人事代谢的更替,在岁月的风尘中早已经历,李家大院曾经的繁荣兴盛,也反已被历史的苍茫湮没,可那“励精图治、善行义举”的文化灵光,却不会弥散,并将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走向永远的永恒!

我渴望,这一束慈善之光,能够照亮未来的路!

管是精美绝伦的砖、木、石雕,还是丰富精美的字画、碑帖,都以独出心裁的布局、奇异无比的风格、令人惊奇的功能,赢得游人的广泛赞誉。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慈善文化的价值观念、能工巧匠的建筑技巧、古人高雅的审美情趣、西方文明的先进理念,在李家大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李家是经商世家,在清代以贩布为主业,足迹遍布晋陕甘豫与京津等地,光绪初年,商业发展至鼎盛。其间,有过衰败,也有过衰败,但“诚信为商、以仁制利、慈善为怀”的德行,至今仍然是新晋商学习的榜样。大院中设有许多展厅,详细记载着李氏当年“创业、经商、善举”的印痕,显现着昔日商业发展的鼎盛岁月,展示着“善行义举”等慈善文化的独特色彩。

感悟李家大院慈善文化的魅力,梳理华夏文明的秉承相传,我不由得从内心深处滋生出许多感慨:历史之手,抒写了一部晋商精神的史诗;岁月之河,涌现出一波慈善文化的缤纷;山川之野,矗立起一道华夏文明的图腾!当今社会,更应当用慈善之光,照亮温暖众生。一份慈善的坚守,只为把温暖洒满人间;一份慈善的传递,只为让星火成燎原之势;一份慈善的感动,只为使点滴汇聚成磅礴的力量!

依我看,李家大院的价值,就在于它所包含的晋商精神、慈善事业的文化底蕴,能够代代传承,已融入华夏文明的史册,更加根深蒂固在近200年的晋商文化里。那丰富多彩的大院文化,是承载着华夏文明的一脉相承,是曾经的生活与文化碰撞交流的功不可没,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发展图腾,是演绎着历史岁月永恒前进的经典,是中国众多富有地方特色民居中的一朵奇葩!

是啊,大院文化让我既可以感受到,也可以触摸到。置身其中,那种穿透时空的力量和亲和力,给我的体会是真实的、深刻的。

虽然,人事代谢的更替,在岁月的风尘中早已经历,李家大院曾经的繁荣兴盛,也反已被历史的苍茫湮没,可那“励精图治、善行义举”的文化灵光,却不会弥散,并将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走向永远的永恒!

我渴望,这一束慈善之光,能够照亮未来的路!

边走边唱

一束慈善之光